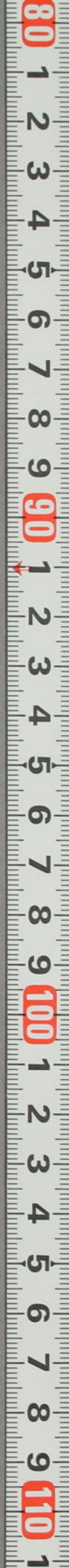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卷七

□ 12
2960
14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年 盡七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三月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師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戊辰公即位定

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公在外薨故九月大雩無傳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

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

立其宮書以譏之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侯

夫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

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

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還卒於寧寧今修武縣近吳澤范獻

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

示示敗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裁裁設宋仲

絕我小國絕時使不得自通於天子也

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

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

從舊薛舊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宮何故以

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居

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

受功歸受功後而歸國

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

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

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必以納受侵侮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

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

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

以延其祥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

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為京三年周人殺襄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眾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

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叔孫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逐季氏若

易朝幾與朝也朝夕
天有定期子家子不
叔孫與易朝也

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

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孫成子

各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

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

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

公喪至五日殯於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

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榮駕鸞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鸞魯大夫榮縱子忍之

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

諡使子孫知之為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取昭

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公

於煬宮昭公死於外自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

字惡如

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冬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棄親

用疎所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

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我伐桐為

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

吳所謂多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

舟于豫章偽將為而潛師于巢實欲以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

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

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闞杖以敲闞頭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二月辛卯

邾子穿卒再同盟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冬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闞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旋小

臨廷闞也諸侯三門唯雉門有觀臺內為治朝外為小朝此廷也

嚴苦反

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爛遂卒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繫

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秋九

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為五年士鞅冬盟于郟郟即修邾好也公即位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

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各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

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曰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弃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日禮不畢將死遺

禮侯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蔡侯如晉以其子

鳴沈音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各癸巳正

二月七日書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

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

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

卒無傳即劉盭也劉子奉命出盟召葬杞悼公無傳

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帥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

崩日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

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十

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聞楚囊

瓦出奔鄭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雷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弃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楚晉敗

方城在襄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

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明日或

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晉於是乎失

諸侯傳言晉無禮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行子

敬子衛曰會同難難得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噴至也煩

噴音

言忿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

臣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

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祝

奉以從奉社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

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衛侯使祝佗私於

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從如字

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夏

后氏之璜璜美玉各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眾也以法則周公用即

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

職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

葬器官司百官也葬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

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康叔衛之祖

以大路少帛精茂旃旌少帛雜帛也精茂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

為大呂鐘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

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各取於有閭之土以其王職

左傳卷三十一

精茂是漆赤之草取羽

有閭衛所愛朝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宿邑蓋近京畿 為湯沐邑王東巡 聘季授土 聘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

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

商政疆以周索 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

索法分唐叔 唐叔晉之祖 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國各 闕鞶

甲沽洗 鐘各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

官五正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

大原晉 啓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 疆以戎索 大原近陽也

不與中國同 二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甚聞王室 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

父以毒亂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周公稱王命以討一叔蔡

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徒而放之 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 為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 命為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 胡蔡名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聘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黑叔處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 文王

子與周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伯甸

晉居甸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

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文公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

王臣成公莒期茲不公也齊序鄭下藏在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

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

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

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

所以遂典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卻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卻宛伯州犁之孫語

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舍舟于淮汭吳乘

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水

舟從進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

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還塞大隧直

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

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大夫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成若司馬毀

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以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

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

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一師吳楚師闔廬之弟

夫槩玉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子常之孫居以死

世傳

以其乘廣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各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

東南至枝江縣入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以尊卑班次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

奔字
奔食林走不取食
故吳人食其食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

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

雍澁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

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甲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失不知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甲布裳剄而裹之司

已死剄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玉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

左傳

卷三

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我故郎公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莫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

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

仲山甫不辟疆陵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

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

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漿天衷樂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一人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

要言說以是結隨王與子期之約也無並脫子期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

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

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便報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若數也言

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楚吳有

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若楚之遂

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秦伯

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

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

經五年春王三月章亥朔日有食之無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闢飢於越入吳於發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鮮虞在晉不遠卒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粟

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

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將以璵璠歛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

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

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懼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邾桓子敬之勞仲

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遠射於柏舉遠

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

淠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

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號夫槩奔楚為堂谿

氏傳終言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璵璠兩玉名魯之室子

父兄親言楚之文兄與吳戰於此地也

居麇各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子期曰國

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

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

各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

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葉公諸

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

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乙

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

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誣逐

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歆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婿也傳言季氏之亂楚

子入于郢已歸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

臼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亶涉其帑亶楚大夫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

也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

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

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吾尤子旗其又為諾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

十四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

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

楚邑也失玉恐國人潰散故偽為聞王所在而後

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城不知高厚小

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

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

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二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游速大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夏季孫

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

後作敗

非其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季孫斯仲孫忌帥

師圍鄭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靡周地也周僭嗣因鄭人

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大夫公叔文子老

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入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兆寶定之

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苟可以納之擇用

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

質為質求納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蒙覆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強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因辱三桓并求媚於晉

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

蒙覆德以不假道之小忿而效日之大德也

息肩於晉是晉猶荷軍
言魯虎不能任宜於晉
而求息肩於晉也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

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

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

入晉晉人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

及大夫七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下楚舟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於是乎遷

郢於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周僖翩

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僖翩子鄭於

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

於此見者為戊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靡為下天王出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

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

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唯君亦以我為知難

知難使不君知樂存此行為不易也

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

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楊木各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

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

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

作亂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蘓姑蘓周地辟僖嗣之亂

也為明年單劉逆上起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地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

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師

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僖嗣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

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

虎專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

窮谷尹氏復黨僖僖共為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三傳 卷三十一

十一

也徵召衛侯欲叛晉屬齊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

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齊侯從

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齊叛

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

設伏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苦夷曰虎陷

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

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冬十一月戊午單

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已巳

王入于王城已巳十二月五日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

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左傳卷二十七

十一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定公十五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

無傳二月公侵齊志未得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

卒無傳四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

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

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兩事故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無傳結叛魯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闕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

次所順非親盜竊寶玉大弓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

盜寶玉夏后氏之璞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

列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

故以為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

鉏中頰死顏息射人中肩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

吾志其目也以自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

顏高正勇故吳人皆伏也

言魯無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劉子儀栗

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

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未必叛晉在六年獻

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

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

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焚衛衝治陣甲大鐵著其
韓端馬攻甲爭被兵

左傳卷二十一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

攻廩丘之郭郭郭主人焚衝衝戰或濡馬褐以救

之馬褐遂毀之郭毀主人出師奔攻郭人少故遣陽

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

復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

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此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

師于九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

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

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卿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

自瓦還就齊簡子意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

欲摧辱之大夫法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大夫衛人請

執牛耳盟禮尊者泣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泣牛耳故請成何曰

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將軟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掖掖擠也衛侯怒王孫賈趨

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

及抗凡盟盟血於盤桓而
欲之衛侯指欲涉佗推其
手向盟血及抗言推也

左傳卷二十一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入問不故公以

晉詭語之詭耻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

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

之子為質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且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

年鄭伐周闕外遂侵衛晉為周報之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

晉討衛季寤季桓子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

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辛卯十月二日

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

李孫明日癸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

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

巳一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越殿越陽虎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巳於

鉞有虞人之官以鉞盾夾

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

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

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

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

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

入乃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

叔孫不敢之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魯東城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棘下城內地名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

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

必喜故言喜於召死死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虎徧也陽虎入于

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歆駟

子然也為明年殺鄭栢張本

喜於徵死徵死猶言毛福也謂自取死陽虎強而與之文謂是自取死而虎雖敗也批誇其強而記自如此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無傳四年盟臯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樂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

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

晉地不書伐者諱秦伯卒無傳不書冬葬秦哀公

傳無秦伯卒無傳不書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

往到子明舍子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

明逐使出門去不逆

余何故舍鐘三日生子之罪重
為與之罪輕也

父喪因責其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
無同族之恩

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已子明聞之怒言

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鄭

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

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亦管筆女史

之所執記事規誨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卷取

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

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思其人猶愛其

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

子然嗣大叔為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

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

者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陽關

也討陽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齊侯將許之鮑

鮑

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

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

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鏃刻也欲絕追者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各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敵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

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先登

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暇故東郭

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諷以讓之下入城也

諫文子諫也及城有可入者不可入也且其路極危不可入也且其相諫先登年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

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

起欲擊猛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

言齊師和所以能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

陽有中牟縣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

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衛侯曰可也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

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二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賤城謂夷儀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於衛皆齊

謝衛意西界以答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皙憤而衣狸製皙白也憤齒上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貺子也貺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

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

令常不其役事乃得其尸公三禚之禚衣也比殯三與之

犀軒與直蓋犀軒輿車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彼實辭也一說初齊與宋鄭
吉言德也抗不相識蓋是與
之文新為禮也臣多以其言謂
實德其出也力特可深也
非獨世臣也

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齊侯自推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

侯于夾谷平公至自夾谷無晉趙鞅帥師圍衛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二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

夾谷孔子相齊人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各宋公子地出奔陳貪

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

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非齊君所以命諸

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將盟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須齊歸

乃當其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齊侯將享公孔

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

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

若秕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

距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初衛

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

助齊伐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午衆及晉圍衛午

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衛開門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

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日中不啓門乃

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授衛侯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

與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

風遄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

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

劍刺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

廟故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

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曰郈非唯叔

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

謝其受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詐為齊使

也言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謂易其民

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

言以邠民易取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

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易地易地也謂以邠子齊

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

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

射邠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

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

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邠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

也之兄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也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也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

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仲佗幾子彊

宋卿衆之所武叔聘于齊謝致邱也經書辰齊侯

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邱也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為猶也敢以家隸

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夏四月秋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冬及鄭平平二六年

匡之叔還如鄭洎盟還叔詣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中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臯鼫夏葬薛襄公

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固故毀壞其城衛公孟彊

帥師伐曹繫子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

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十

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

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

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厲也厲

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

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孫氏志於叔

素厲一說謂不欲言言如此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二子不丑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伴不知我將

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

以為夏築蛇淵罔無傳書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衛

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

惡可知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晉

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薛弒其君比

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垂葭改名郟氏

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郟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晉傳告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

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其載與之宴而駕乘廣

出河謂濟河而南晉侯時從于在故言出河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以已車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而寘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

因懼齊而徙則衛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

與邯鄲好不絕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

歸衛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稷趙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

吉射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文董

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

我獨死懼見故必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

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可殺我以

自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

荀寅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

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

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可盡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

靈公欲令其家退見史鱗而告之史鱗史鱗曰子必

三折肱三折其肱與伐君無事但言人三折其肱法喻已以罪也後深知治病法喻已以罪也深知伐君爭為不可故曰伐君在此矣明其言可信也

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

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鱸曰無

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

同之言尊卑成也驕其亡乎成文子富而不驕者

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

難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

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震公夫人南子夫人憇之

曰戌將為亂為明年成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

厲孫書名者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

也檇李吳郡嘉吳子光卒未同盟而公會齊侯衛

侯于牽魏郡黎陽縣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洮曹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無傳石尚天子之

社之肉盛以服器以賜同姓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彊書名與蒯宋公之弟辰自蕭

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傳

弟例在十年

會公于此藩來而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

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莫音

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

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

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趙氏廟頓子并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天所以云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

伐越報五年越人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樽李勾踐越王允常子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

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注頸而

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

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

師注曰吳師陸其所為皆注
日而視之也

左傳 卷二十一

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闔廬大夫

盧傷將指取其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

去馮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

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一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

小主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

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魯通于

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

公大子孟邑各也就會獻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

豬盍歸吾艾豨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豨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

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

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也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左傳 卷二十一

婁豬一記婁海同謂老也
衛靈公嘗既與孟定其
之教官情於南子
艾豨一艾也宋朝有美色
而于以艾豨為喻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

殺其母余不許將戮於余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

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

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

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邾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

高寢高寢宮各不於路寢失其所鄭宰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

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

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有日

無冬城漆邾庶其邑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子貢曰以

左傳卷之六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太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齋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遠掣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夫人葬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忌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